

聊斋闲品 花气诗帖

◆ 耿艳菊

四月的一天,天光晴好,温度适宜。四围寂静,行人稀少,而植物和自然界的精灵已迫不及待,喧腾热闹。小区主干道两边的银杏树风姿英发,绿意婆娑。欢快的鸟鸣是动人的天籁,声声婉转悠扬。

人间四月天,美好的日子,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果是若此。早上出门上班,最先看到的是海棠的白硕高贵的花朵。海棠树斜对着地铁站的出站口。从拥挤的车厢里走出来乘上电梯,起初朦朦胧胧看到一树盈盈动人的绿意间仿佛栖着几只白蝶,随着电梯升到地面,走出站口,那几只白蝶转眼成了一朵朵娇媚优雅的海棠花。

海棠花开,着实给人惊喜。对我来说,日子匆忙,每年春天花开的消息就是从这株海棠开始的。我不喜热闹,但花一开就不一样了,安静的日子有了趣味,匆匆忙忙的脚步里有了诗和远方的节奏。心里隐隐约约还萦绕着唐诗宋词的占香,那些在时光里散发着温暖光芒的诗句时不时就会跑出来与眼前的春天相逢。

春日的美好,还在于不必刻意去跋山涉水,随时随地都会相遇赏心悦目的风景。即便走在每天都往返多次的路上,看到路边的一从枝条上缀满了一串串紫色的小碎花,认出了原来是丁香花开了,喜悦之情宛若老友在他乡重逢。

高大的鹅掌楸长出了新叶,珍珠梅的花苞精致乖巧,四季青的叶子绿得喜气明亮……放眼望去,大地处处生机勃勃,欣欣盎然,绿意弥漫,花开锦绣。“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杂英满芳甸,喧鸟覆春洲。”诗句里闲逸的风景,身边俯拾即是。

泱泱河山,脚步走不到的诗和远方,奇妙的文字可让人尽情遐想。看黎戈在春日里写:“明故宫宫城六百多岁的残柱石础畔盛放着鲜翠欲滴的水绣球;青苔斑驳的午朝门老城墙上攀生出一丛刻叶紫葳;耦园如鹤翅的白牡丹掠过山石;留园含苞的丁香在檐瓦前结出千串愁绪;透过书斋的冰裂纹花窗望去,拙政园的海棠开得明媚如红绡;可园依依下垂的柳条和圆润的月亮门正好形成了横纵线平衡。”真真让人沉醉,在一个寂静的午后,慢慢遐想,竟也有身临其境之感。

不懂书法的奥妙,却一直喜欢黄庭坚的草书《花气诗帖》,他挥笔写下:“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水上船。”

春天来了,花朵次第开放,花的芳香让平日修行禅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人过中年,看到花开的盛景,闻到花朵的芳香,竟然还有为此感动的心情,也因此涌现出写诗的念头,而如今年纪却又像在一层一层逆水的滩头,船要上行,何其艰难!

这样的感慨不是黄庭坚一个人的,而是不少人面临世事的困惑吧。春去春又来,不经意间,青春已远去,很多梦想也被现实生活渐渐消磨尽了。而在春和景明,看着花朵拚力绽放的时刻,那些被消磨的梦想有时又会不经意间漫上心头。那些想做而未完成的理想,始终是心中的一抹憾事。岁月匆匆而去,是重拾梦想,还是混沌沌沌度日?

一首现代诗这样写:“美好的日子里,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想说。一朵花,能开,你就尽量地开。”我想,如果黄庭坚读到,一定会认可的吧,即便逆水行舟,也不愿虚度光阴。

人与自然

春雨惊春清谷天

◆ 李成猛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忙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回望童年,记忆依稀,唯有这二十四节气的歌还时时在耳边响起。小时候,仅把这二十四节气的歌当作儿歌抑或顺口溜,在嘴边嘟囔过来嘟囔过去,只是觉得滑溜顺口、背着好玩,压根不懂个中意思,直到长大后参加劳动,从事稼穡,在时间的发酵下,经过反复过滤积淀,才慢慢消化理解……

原来二十四节气的歌反映了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来适用于农业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律和方法。

经过凛冽寒冬的漫长囚禁,缺少户外活动的人们早就巴望着立春的到来。俗话说得好,吃了立春饭,一天暖一天。温度上升,万物复苏,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来到田间地头,除草,挖菜,移栽,补空。凡事早打算,不能留遗憾,还是未雨绸缪的好。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七九八九雨水节,种田老汉不能歇。雨水节的莅临,等于初步宣告一年农事的即将开始。这时,大地和万物都在等待,等待一场春雨所带来的酣畅淋漓。老话讲,水是金汤玉浆,灌溉粮囤谷仓。果然,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雨贵如油啊,滋润的是万物,抚慰的是人心。

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潇潇染紫红。惊蛰惊破了一切蛰伏者的好梦,万物醒转来,小麦、油菜、紫云英等不再徘徊观望,抖擞精神,加快了生长的速度。

同样,惊蛰节气里,农人们也没有袖着手,听着雷声看风景,相反,他们怀揣心事,打探庄稼长势,查验土壤墒情,揣摩季节深度,毕竟,农人种庄稼和小学生听课做作业一样,都得用心才是啊!

春分是站在春的中点上的,它巧妙地将春平分,不偏不倚,昼夜等长。

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施肥树耕地深,一刻值千金。地里的麦苗一改往日的姿势,支棱起了身子,照着拔节的方向去了,它们好像一个个正长身体的半大小子和姑娘,个头眼见得蹿高了,营养也要跟得上啊,不然后劲不随,那可不就是春天里的伤害了吗?因此,运送肥料,扶犁驱牛,荷锄打耩,农人的脚步是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了。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人们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走向郊外,修坟祭祖,烧纸酹酒,寄托哀思。清明是一个怀旧的节日,也是一

个点播希望的时令。清明前后,腌瓜点豆,有经验的农人可不想让春光从手中白白地溜走,他们抓紧时间育瓜秧、泡豆、泡稻。待瘦弱弱弱的瓜秧能经风雨,便连根带土,栽在事先起好的垄上,接着在根部浇上水,用草盖上一段时间,等根固定,瓜秧绽开新叶,才除去草,揭开它的“盖头”来;豆子泡够一对昼,然后一颗颗点播,只待它们胖乎乎的芽儿拱破土壤,向外面的世界露出笑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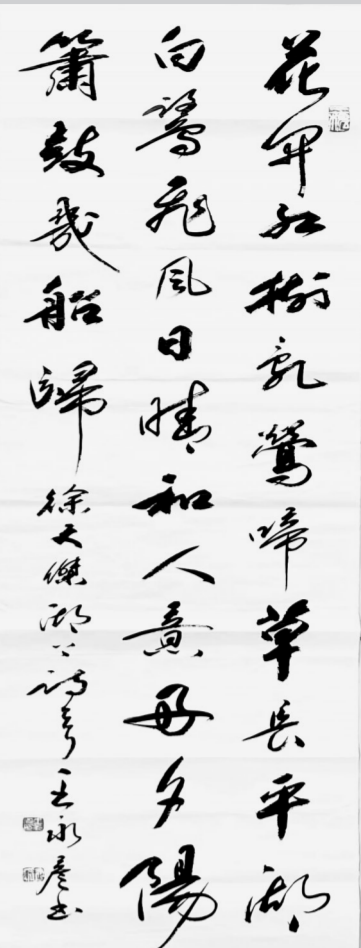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水稻的选种育苗可是一个烦琐的过程,俗话说,有什么样的爹娘就有什么样的娃,同理,有什么样的种就出什么样的苗,故而选种尤为重要。从上年高产田里挑选,认真比对,优中选优;或从集市化肥种子门市部遴选。买回稻种,在大缸里泡个几天,等稻种上面刚刚露出一点白生生的须,接着将它们及时撒在事先精心施肥平整好的畦田里。浸泡过的稻种睡在温暖的温床里,要不了几天,芽儿就会越长越高,为了抢抓时机,有的农人还在畦田上面插上长棍或竹竿,蒙上薄膜,保水保肥保暖,这样,先是稻芽,继而变成秧苗,噌噌地往上长,一天一个样,等秧

苗长到一根手指那么长,就可以撒去塑料薄膜,拆掉大棚,把秧苗往更大的畦田里移栽,进行育苗,等秧苗长到一拃长,早已整理好地块的庄稼人,一看条件成熟,不待谁一声令下,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一起下田,拔秧、运秧、分秧、插秧,不消十天半月,满坡满坝明晃晃的春水田里就写下一排排绿意葱茏的诗行。

农事活动将清明和谷雨两个节气不露痕迹地连接起来。谷雨时节,黄梅还未修得正果;冬小麦在拔节之后,有的开始打苞,准备着扬花、灌浆;春秧插栽已接近尾声,麦茬秧尚需时日。除了插田,就是种旱: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洼忙种棉;谷雨栽上红薯秧,一棵能收一大筐;谷雨节到莫怠慢,抓紧栽秧种苇藕艾……

雨如烟,漫轻纱,大如点,织成帘。高山茶绿,烟雨于茶叶之上凝露攒珠,晶莹剔透,在舒展的叶片上,滴滴溜溜地滚来滚去,待落到大地,划出一道一道优美的弧线之后,一切阑然。

气候搭台,农事唱戏。如果没有“春雨惊春清谷天”来拉开序幕,又哪有下面“夏满芒夏暑相连”推出的一波波剧情高潮呢?



风日晴和人意好(书法) 王永彦

诗路放歌

诗与青梅

(外一首)

◆ 李鸿雁

森林的血缘  
连着绿荫和整个山脉  
我把诗写在空谷  
语句坠入深潭便溢出活水  
那只朱雀  
从远方衔来一颗青梅  
苦涩的酸  
像极了久远的爱情

山下的枯井还在枯着  
而你眼中有泉,泉中有涟漪  
泛溢出我躲也躲不过的花海  
如果翻过这座山  
赶在暮春决别之前  
可以  
拯救你浩荡的悲伤  
那么,我愿  
星夜兼程  
为你踩碎一地月光

蓝色日记

提笔  
却发现那叠小笺用完了  
窗外,天蓝得正好  
随手扯下一块  
却不小  
连带下一朵贪睡的白云  
风和阳光挤进来  
告诉我一个秘密  
说那些草木、花朵  
以及那些鹅黄和嫩绿  
它们有个共同的情人叫作春

我笑着把白云挪一挪  
腾出一小块儿蔚蓝  
而后蘸着浓浓的墨  
悄悄写下  
隐秘的心事  
嘘,我的情人是春

新书架

《春山谣》:展示上世纪中国乡村生活面貌

◆ 于文翰

近日,著名作家张柠的长篇小说《春山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呈现了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辈子的青春岁月。书中,一群未满二十岁的上海青年,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作春山岭的乡村,在城市与乡村的交融和冲撞中,在人生轨迹的突变面前,他们的迷茫与勇敢,他们对真的爱与善,将青春回忆编织为一曲婉转的恋歌。《春山谣》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生活的面貌,其内里复杂多样。小说书写新的环境给上海青年带来的震撼,新的生活时刻在考验着他们。而与此同时,原本寂静的山村、小镇也发生了

一系列微妙的变化。这是一幅动态的图景,较早的城乡碰撞,增加了文学内部的张力。  
《春山谣》的叙述情绪饱满,具有扎实的生活气息,兼有诗意。小说中插入的诗歌、旋律、故事,也带着岁月特有的质感,让读者沉浸其中,聆听一首旧日的歌谣。其中有彷徨,有失落,有痛苦,但就像小说主人公、文学青年顾秋林最终所感受到的那样,一切的底色都是爱,“他生活着,爱着,写着爱的颂歌”。闻一多曾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春山谣》用它诗意的文学语言、灵动的人物塑造实现了这一点。

在中间,四周飘着张开的薄皮,像狮子鬃毛一样,威风凛凛。配上作料,无非茭菱、虾皮、紫菜、麻油、一小撮榨菜粒,盛上骨头汤冲佐料——用猪骨、鸡架来煮,大火烧开,文火催出香味,微白半透明的汤中,捞入馄饨,美味天成,浑厚中有一份灵动之气,那是鸡骨提鲜的缘故。

这馄饨,至简中炼成至真。“混沌函三极,冲和贮一真”,宋朝的洪咨夔喜食荠菜馄饨,更与哲学连为一体。原来,《庄子·应帝王》记载,南海帝候与北海帝忽相约,到中央帝浑沌居所,受到款待。候与忽要报答浑沌的盛情,每天为浑沌凿开一窍,凿出七窍后,浑沌死去,后人以“浑沌凿窍”铭记此事。“候”“忽”一时而过,也就是佛学中的“渐”,浑浑噩噩的浑沌之死,开了花,但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馄饨四面封闭,颇有混沌之象,华人素有恨而食之心向,新旧之交云吞馄饨——打破混沌、传承文明的习俗,也就形成了。

碗中,汤波荡漾,汤匙轻搅,羽衣缥缈,裹一团轻红沉浮,更有葱花点缀几许春色……吮吸一口,还想再来一碗。  
经历风霜、品尝百味后,把所有的复杂过滤干净,人生的本真呈现于世。



鸿运当头(国画) 向亚平

知味

馄饨的哲学

◆ 张富国

一张面皮,薄得近乎透明;一勺馅料,鲜美细嫩;一折一捏,成就了各种名号的馄饨。咬一口,鲜香滑入口中,回味无穷。这馄饨,并非非理性的首选,只是一种休闲小吃。

小时候吃馄饨,只是打牙祭。粉色的肉馅儿,在皮中间撑出樱桃大小的肉团,滚水里浮动两下,与榨菜末、干虾米、猪油、蒜末调出香味儿的汤一道,盛在青花碗里,让人垂涎欲滴,一口吞下一口,滑溜鲜美。上大学时,品馄饨的味,总忘不了包馄饨的姑娘,一脸浅浅的微笑,两手灵巧配合,转得飞快,任手指间翻飞重复,繁忙紧张,嘴角眉间处,始终舒展沉静,知足安详。如今,牙口不争气,倒是这馄饨,似乎水乳相融,怎么也分不开了。

这馄饨,通古贯今,蜚声中外。“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按南北朝颜之推的说法,馄饨和饺子应属同一物。先人管谁,这充物无七窍,混沌沌沌,拟音名曰“馄饨”。到了唐代,馄饨和水饺才明显有别。原本起源于北方的馄饨,后来在南方发扬光大,流行起来:四川人嗜辣,便有了“红油抄手”的名字,江西雅称“清汤”;重庆的开州、万州、云阳据形而名的“包面”,安徽皖南则称“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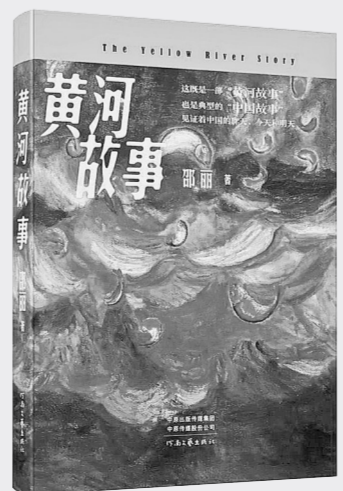
袱”;“馄饨”二字难写,广东简化成“云吞”,福建的馄饨,肉馅用槌敲打而成,俗称扁食、扁肉,台湾闽南语也称之为扁食,后来,大陆各地的叫法带到台湾,馄饨、云吞、扁食、抄手的叫法汇聚于此。

这馄饨,一张面皮,包裹四面物产,八方风情。温州人用“映灯光”、郑州人用“透灯影”来说馄饨皮薄,机制的皮子,还要擀到透明才用;五指一抓,手心一张皮;馅盆一点,皮中一撮肉;指头翻花,随手一掐一丢,一个胖嘟嘟的小馄饨就可好了,好似一朵百合,瓣白蕊红,娇俏可爱。这馅料,“欲擀馄饨拌”,初春用荠菜;“鸭馄饨小瀼微盐”,深秋用鸭胸。无锡的黑馄饨,新鲜墨鱼的汁和面,纯墨鱼肉做馅,滑爽鲜美,是馄饨“群芳谱”中的黑美人。江阴的鱼鱼馄饨,选用早春出水的鲜货,刷

成细茸,配以达成末的头茬芽头,只需加一点盐,就可以鲜透骨髓。如此性气豪爽、海纳百川,引得众人追捧。

这馄饨,一锅沸水,煮得澄明清静,泾渭分明。煮馄饨,讲究“滚、满、清”:水要滚得厉害,“铛铛沸水干珠白”,足令馄饨速熟定型,不松皮,不露馅;锅中的水要满,馄饨有翻滚自如,不碰撞;煮馄饨的水要始终清澈,汤水黏稠,馄饨就会粘连开散。南方吃馄饨,面皮发黄,这是放了碱面的缘故。一放碱,和面筋蛋白中的半胱氨酸形成“二硫键”,两个面筋蛋白紧紧抱在一起,多个半胱氨酸重组联手,形成巨大的面筋蛋白网络,淀粉分子网罗其中,这是面皮薄而不烂的原因。这样,煮完一锅馄饨,汤水不黏稠,可以反复使用。扬州有款狮头馄饨,肉馅裹

连载



河南人的命根子。在河南,大部分分人早起到汤馆来一碗胡辣汤、两根油条就心满意足了。特别是有人头天晚上喝多了酒,早上起床直奔汤馆,两碗放足了白胡椒粉和老土醋的汤热滚滚地喝下去,酣畅淋漓,宿醉完全消了。李老板喜欢让胡椒粉放得

我每天六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前基本上都在工作。我穿牛仔裤平底鞋,走路路来像一阵风,说话比机关枪都干脆利落,一梭子子弹下去,事情基本都摆平了。我习惯于看着一个超人般的自己,习惯于用自己的生命舞蹈。每天回到家,洗完澡都要对着镜子看着这个自信、饱满,不可战胜的自己,然后用手比画一个胜利的姿势。我对镜子里那个奋力的女孩子说,你才是最棒的!

因为,如你所知,我遇到了机遇,我不能辜负这个机遇。如你所不知,时时刻刻,在这个机遇后面,还站着我父亲。他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地盯着我。

难道,我也有与生俱来做菜的天赋吗?我们姐弟几个后来都开饭店,估计跟我父亲有很大关系。对此母亲是不甘心的,至少表面上死不认账。要说几个孩子也都挣钱,但开饭店挣的钱让母亲非常不屑。虽然她未必听说过“君子远庖厨”的圣人之言,但靠吃都能活一辈子,靠吃都能养活一家人,这到底是啥世道呢?这是母亲心里的疼痛。她羡慕我

们的老邻居周四常,孩子个个有个出息,不是县长就是局长,逢年过节家里跟赶集似的不断人,还都拎着大包小包前来进贡。我们家可好,不管谁回来都是浑身沾满麻花的,头发里常年都有一股子不散的哈喇子味儿。其实她说这话一点都不负责任,纯粹是凭空想象,做一个合格的厨师讲究个人卫生是必须的素养。我每天晚上再累,早晨再匆忙,都会把头发和身体清洁干净。我后来听我二姨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去帮人家熬个白菜汤,出门也要洗头洗脸把自己弄得体体面面的。厨师厨师,那可是老师辈儿的,到底还得有个师傅尊重严吧!而我妈一辈子最看不起我二姨夫的就是他天天吃肉,还是食品站的工人,弄得还像个猥琐的穷人。

有时候我想骂我母亲几句,想想又忍住了。她抱怨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自己住在深圳的高端小区,而且这些都是在靠开饭店换来的。我,也就是她的亲生女儿,如今是多么耀眼!我时刻注意自己的仪容,穿戴精致,衣服、首饰、

鞋子都考究得如我的菜品。我得提醒自己,我是深圳几家最大的餐饮集团公司的老板之一,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话语权的!

我真的天生就是该吃这碗饭,来深圳做餐饮业不几年,生意很快就做得风生水起,在周围的佛山、珠海、东莞都开了分店。河南人笨,不如南方人会讨巧,但做生意实在,舍得下本,而且保证食材新鲜地道。宁可利润少一点,薄利多销,也绝对保证质量。我先后在深圳五个区域开了分店,餐厅生意兴隆。我的盒饭业务几乎包揽了半个城

的学校、医院和工厂。常到我餐馆吃饭的有一个在东莞开装修公司李老板,他也是郑州人。隔不几天就开着豪华商务车拉一车人来吃饭,呼啦啦啦点一桌子菜,他也怎么吃,只抽着烟看别人吃。如果有人喝酒,他也跟着喝几杯,就是不吃菜。等他喝得抽够了,别人也不来差不多了,他就掏服务员上主食和小吃。他一个人能喝一整盆胡辣汤,外加一盘底子煎得金黄的牛肉水煎包。胡辣汤是

多多的,拆骨肉也多放点儿,直喝得大汗淋漓,两眼放光。他说要的就是这个痛快,几天不喝骨头痒。李老板每一次来都提出要我在东莞开分店,开始我只是当玩笑听,后来他竟是认了真的。那次他专程过来,说已经把公司的门面腾出来了,他负责装修,我拿出方案给他就行了。我被感动了,我们两个立马商量设计方案。他拿着方案回去,不到一个月就做了一家让人十分满意的餐馆给我。东莞的生意比深圳还要红火,基本成了他的私人餐厅,一年再怎么着也吃百把几十万。后来餐厅扩大规模换地方,从设计到装修,都完全不需要我费心思。这个李老板,有着河南人的憨厚和豪爽,你不想和他做走心的朋友都不可能,太实在了。我每次去东莞店里察看经营情况,李老板只要知道我去了,总是早早在我的店里设宴款待,当然他一定要买单。他的朋友看出端倪,肯定我开玩笑,说:“轩哥,你到底是吃饭还是想吃老板娘呀?”慢慢地工作人员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大家不说什

么,觉得我们要真是走到一起,还真是不错的一对儿。  
李老板叫李轩,郑州德化街老城区的人,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在自己家的门面做点小生意。前些年父亲病故,他把老母亲接过来,跟着他在这边打理家庭。他的夫人前年患乳腺癌去世了,留下一儿一女。大的是个女儿,九岁,上三年级了。小的是个儿子,也已经五岁,生得乖巧伶俐。依着李轩的条件,人不过三十几岁,长得虽然不算太俊,可与南方男人比起来,也算是高大健硕颇有男子汉气质了。他在南方打拼这么多年,家业虽然算不上太大,几千万资产是有的。依他的条件,说媒拉纤的,自己送上门的,自然是数不胜数。但他好像无意于此,本不是个花心的男人。原配是他的发小,两个人一起创业,想当初也是胼手胝足靠路蓝缕滚爬过来的,所以她走后他一直没从伤痛中走出来。他对家乡饮食的刻意热爱,也很难说没有这一份感情掺杂在里头。一次他与我喝茶聊天谈及夫人,竟然几度哽咽。他说起他们的过去,穷,穷得哪儿

都叮当响,没让她享一天福。后来生意好了,又总是忙碌不已,总是想着生意再做大一点,总是想着要过这一辈子,时间还多着呢。却不承想她这个福分,生病不到一年就去了。他说,看见一双儿女,就觉得亏欠她。产业是我们俩创下的,我若是万一找个不明事理的再对孩子不好,我可怎么对得起她的在天之灵?

我没有谈过恋爱,甚至不曾深思过感情问题,但是对李轩的心思也还是敏感的,我知道这是我的挑选,抑或是他的追求。我发自肺腑地觉得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也是个可以依靠的人,谁嫁给他都是一种福分。作为一个对再婚深怀疑虑的成熟男人,竟然看好我这么一个年轻姑娘,他的信任让我感动。再者说,相识后的一两年里,我在不知不觉间,对他亦是多有依赖的。餐厅扩大规模他投资入股,佛山、珠海开分店他基本都是由他联络谋划,有这么个踏实交厚的男人呵护着,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睡觉都踏实了不少。